

王度廬著

鐵

騎

銀

瓶



1-6
4/4

王度廬著

武俠
小說
鐵

騎

銀

瓶

上海
勵力出版社
印行

武俠長篇小說

鐵騎銀瓶

第一集目次

第一回

旅店天寒移鷺換風
邊城春早走馬飛龍

.....一

第二回

琵琶巷把花憐遠嫁
望山莊板石慨前塵

.....四七

第三回

散資財俠少走風塵
遭蹂躪村姑投古刹

.....八八

武俠
小說

鐵騎銀瓶

王度廬著

第一回

旅店天寒移鸞換鳳

邊城春早走馬飛龍

名門閨秀蓋世女之玉嬌龍，自與大盜羅小虎結不解緣後，風浪疊生，兩情彌篤，祇以身分懸殊，難相配合，又因玉曾挾技橫行，結怨江湖，致使家門迭起驚變，父因之失官，母亦飲恨而終，骨肉情乘，閨門難住，不得已，輒往妙峯山還願，投崖以遁。出京之後，雖忙舊情，又至羅小虎處，於草廬內，明月良宵，一溫綺夢，然翌晨即絕裾而去，蓋心雖猶戀，而母命難違，殊不能以千金之驅永爲盜婦也。由此南下，飄流大江南北半載，孤劍單騎，到別處亦落落無偶。其後又因事西往，擬於草原沙漠間作久隱之計。此『鐵騎銀瓶』卽係由其途中敘起。

在中國西北部甘涼大道上處處是雄關要隘，大山長河，地極遼遠，路極難行，當地的人民大都依山鑿穴而居，貧窮殊甚，只有張掖（甘州）武威（涼州）兩個地方，因係商旅聚集之所，所以還比較殷富，但在清朝中葉的那幾年，此地又遭大旱，且因邊疆多事，盜賊蜂起，以致這兩個地方也荒涼不堪。時在嚴冬，連日大雪，靠近甘峻山的張掖城天氣極爲寒冷北風虎虎，觸面如割，連那最不怕冷的駱駝，都臥在店房

的圈裏縮成了一團。然而這時的人，無論城裏城外，是窮人是富人，却都有點興奮，市街鋪戶也都攤出來香燭果供，牛羊肉，米麵等等都比往日預備得特別豐富，購主也特別的多，一般人披着老羊皮襖，腳下踏着深雪，無論如何也拿出點錢採辦一點，且有的手裏提着幾掛爆竹，——這是平常決不買的，現在因為是新年快到了。大家才這樣忙忙碌碌。可是開店的人倒顯得清閒，因為平常往來的客旅此時早已各自回家度歲，買賣也都結賬了，除了街上那些應時的買賣，誰也不再交易，所以東門外最大的那家店房「來安店」現在住着不到十個客人，說個准數目吧連那在這兒已住了半年多貧無可歸，早先住北房現在被店房把他趕到存馬糞的小屋裏的韓秀才都算上，一共還有五個人。韓秀才會看病，店裏今年的春聯要由他給書寫，所以大概暫時他不至於被盤出了。還有是那倒霉的拉駱駝的黑三，因為他一共四隻駱駝倒有兩隻生了病，死也不死，走又不能走，只好把他也蹲在這兒過年，好在他跟店主人是鄉親，又不是白住着，掃雪，鏟煤，挑水，那是他的事，他還會幫助包餃子，此外就是北屋了，這可了不得，住得是一家官眷，是一位太太帶着個僕婦，老爺沒跟着，却有一位老家人，是另住在一間屋裏。不過要提到了這家官眷，說這店裏只住着五個客人可又不对，因為那位太太的屋裏還常常「哇啦哇啦」的有才滿月的小孩兒哭，太太反倒罵：「該死的！不要你你偏來！把你拋在雪裏凍死去吧！你不會給我帶來什麼福氣！」僕婦又總是勸，太太又說的是南幾省的話聲調極高極尖又極難懂，半夜裏也是這麼嚷嚷，鬧得店主人時常睡不着。而且這位太太又是很年輕的太太，風流俊俏在本地內找不到，黑三只看見過一回，他就有點色，……連他的病駱駝也都忘了。

而其餘的幾個夥計也都不敢在當院裏撒尿了。老家人是姓方，由他們太太呼他時，知道他叫方福，他是個五十多歲又矮又瘦的老頭兒，鬍子快白了，可見得勞心，鼻子却是通紅，又表現好飲，他幾乎整天在櫃房裏坐着，因為他怕冷，櫃房比他住的屋子暖得多，他離不開酒，而這裏的店主人是酒泉縣的人，有個外號又叫「醉老財」，兩人喝着酒時，方福就常發牢騷，說：「要不是我跟了我們這位二太太，那能夠在這地方過年呢？」原來方福的主人是方知府，河南人，舉人出身，作了兩年安西州，新近升任的涼州府，方知府本來有兩位太太，大夫人是原配，因為夫妻都有四十多歲了，只有五位千金，却沒有一個男孩，所以就納了一妾，希望能得一位公子，好接續香煙，這位二太太本是甘肅撫台劉大人家裏的丫頭，而且是由劉大人家鄉江南徽州府帶來的平日侍候撫台，甚為得臉。

但因爲方知府是劉撫台的門生，而且官運甚旺，膝下正虛所以撫台才把最得力的也最美貌的丫頭給他，爲是給他延嗣。這個丫頭就是現住在店房裏的太太，她在撫台家裏得寵慣了，而且又有個勢力的後台，一跟了方知府，她就想把那正太太壓下去，可是正太太又有五位小姐助威，她却沒一個親近人，她就極力拉寵僕婦，僕婦秦媽三十來歲，是個很誠實的人，受過她的幾次小恩，就已對她很好了，但是她想指揮秦媽來跟正太太打架，人家却又不幹，因此她還是不能敵，還是壓不下去那正太太。所幸今年她已身懷有孕她心中很喜歡，求神拜佛，能保佑她生個男孩因爲那樣一來，她的地位無形中就高了起來，那專會生養姑娘的正太太自然得退避三舍，而讓她擅寵專房。所以她自證明有孕之後，就特別地謹慎防護，連大步兒

也不敢過。方知府也很歡喜，彷彿二太太的懷裏放着個寶貝，不幾時就要掬出來了，就可以光耀全家，並且胎兒在母懷七八月時，他多年沒升，如今忽然又升任了涼州府的美差，這更是大喜之兆，更得算是二太太肚裏的那個小孩給帶來的福，不過倒因此發生了一個難題，就是方知府必須去上任，但安西離涼州這條路程也有幾百里，坐驢車穿山越嶺的實在容易傷了胎，傷了這未出世的寶貝。方知府非常作難，倒是二太太自己出的主意，她願意一人留在這裏，等着生了兒子，後，過年春天，她再抱着小少爺去到任上。她一點也不嫉妬，眼看着正太太帶着一羣小姐隨老爺去赴新任，她這兒就留下女僕秦媽，老人家方論，預備到時給她接喜。她天天打卦占課，都說是必定生一位小少爺，而且是文曲星轉世，將來能中狀元，但是一日她的肚子上臃，肚皮往下墜，及至到了落生的那一天，却大失所望，原來她製作的這個跟正太太所製作的那五位一樣，是老爺所最討厭的，還是一個姑娘！二太太真傷心極了，同時又生氣，就想：早知道是她，我早就跟老爺上任去啦！在半道要小產了這倒省得她來世氣人，這有什麼險抱了去見老爺呀？一見了他的面，他還不得立時就皺眉蹙腳？……可是又沒那狠心把親生的女兒掐死。但是新年將近了，她不甘心孤零零地在這兒過年了，她嫉妬正太太在那邊新任上的歡榮，團聚。她也不顧寒風，長途，她就叫方福雇了車，她帶着秦媽，用棉被包裹着才滿一月的不作臉的小女孩，離了安西州，要於年前趕到涼州。不想，走在這裏就為大雪所阻，這雪兩天蓋地，連下了已經二日，他們由安西州坐來的那輛車放在營院中，院子的雪時時經黑三掃除，可是還將車輪埋沒下半尺，騾子是跟四隻路駝爬在一塊兒，那裏上面雖有草

棚，可是也快被雪給壓塌了。趕站的人是往本城住的親戚家裏過年去了，反正他放心的，這場雪再下三天也未必停，路上別說騾子拉站，就是讓象來拉站也是走不動，就是雪消了之後，那滿路濘泥，行人稀少，往東邊祁連山那一帶又不平靜，賞他十兩金子他也不敢走，所以趕站的是安心過年去啦，拿着支用的一半車錢賭去啦。這裏只是方福在發牢騷，店主人醉老財跟他一邊飲蒸酒一邊談閒話，炕頭上三個夥計都是盤腳大坐，在那兒鬥紙牌，裏首就通着棚房，黑三在那兒給下麵，有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名叫禿子的坐在地下拉風匣，風匣「呼哧呼哧」的響，爐裏燒的炭，就發出青色的火燄，照得那烟薰了的牆一亮一亮地，外屋櫃房可已然點上燈了，並且因為年底的關係，薛老財也不在燈油上打算盤了，他又加點了一隻燈，屋中是相當的亮，但外面也不太黑，因為天空正降着陣陣的白雪。這時甘州城格外顯得荒涼，一切鋪戶都已上了門板，街上幾無行人，偶然有一兩聲爆炸響，也不知發於何處。由此往東的那股大道，更已被雪封埋，白天連烏鴉都不往那裏飛，此時，一隻狐狸也不往那裏走，那邊已如一條死徑。但是，忽然有個東西從那邊來了，這個東西的背上還馱着幾件東西，走得雖然慢，可是仍能看出這是個極矯健東西，牠四蹄攙起了地下的厚雪，飄濺起來如霧一般牠嘴裏噴着一遍一遍的白氣，並發出吁吁的喘聲，天冷，牠却全身流汗，鵝掌大的雪花到了牠的身上能立時融化，牠原來是一匹馬這馬倒不足為奇，馬上的人却更堪驚異。

本來這大雪之下從遠路來，簡直沒有人，何況天色又這麼晚？又是個單身人，這人在馬上這一陣陣的嘖嘖，像染着重病似的，馬就漸漸地來到臨近了。這東門外大街上，十家倒有八家是店房，而是這來安店

的門面最大，最爲顯眼，所以這騎馬的人來到門前就止住，她呻吟着喘了喘氣，然後就慢慢地下了馬，牽着馬進了半扇還沒關的店門；她看見了櫃房中的燈光，就大聲喊：「店家！店家！」喊了幾聲，屋裏沒人聽見，她便急喊，她的聲音是尖而急。此時櫃房裏，方福剝着鹽煮乾蠶豆，就着白乾喝，說：「掌櫃子你說是不是？人一世無兒都不要緊，就是千萬別弄個小婆子，弄上了小婆子，家中永沒個安靜！」醉老財也笑着說：「都不怪，就怪你們老爺。他命中無子就别強求，這樣，我看他再娶上八個，也還是得淨生女兒，家裏就成了女兒國啦！」正說到這裏，他彷彿聽見意外有人說話，趕緊就擺手說：「黑三！禿子！你們停一停，聽聽！」黑三手裏拿着麵發怔，禿子又響了兩下風匣，也就停住了燒火。炕上坐的那三個人也各自拿着牌，往外去聽。方福還笑着說，「沒有人說話吧！」可是這時窗外又叫着：「店家！夥計」聲音細弱，一聽就知是個女子，黑三一吐舌頭，把麵就放下了。醉老財却親自起身，把屋門推開，屋外的一陣寒風吹進來，屋裏的燈光同時射到外面，他就看見那牽馬的人，是細高的身材，可披着個黑色的大斗篷，他也沒細看是男是女，就說：「要住店嗎？不行啦！到了年底啦，夥計們都回家啦！到隔壁去吧！」他剛要閉上屋門，外面却急躁着說：「快！快！快！給我一間乾淨的房子！……」接着是呻吟，連炕上的三個人都站起來了，一齊驚愕着說：「是怎麼，？是受傷，吧？……」醉老財屋門一鬆手，門吧的一聲被風吹得大開，燈光全都射到外面，就見那穿黑斗篷的人已撒了馬韁，坐在雪地上，醉老財真大吃一驚，他不敢出屋子了，那黑三兩隻沾了白麵的手却抄了燈跑了出來，屋裏的人連方福全都跑出來看，黑三大聲問：

「喂！你是怎麼？」北屋的孩子又哭起來，風吹着燈，呼呼地起了半尺多高的火苗，只見雪地之上坐着的這人，頭上蒙的青綢帕，連斗篷，多半已被雪染白，却是一個婦人。只見她驀地把頭一抬，厲聲說：「你們這些個人出來瞧我幹嗎？快給我找間房子！我有病！」手拿着燈的黑三眼睛都直了，因為他離着這婦人最近，他瞧出來這婦人是瘦臉纖眉眼，嚇！這份模樣比北房住的那位官二太太可又俊得多啦。他向醉老財說：「人家是個屋裏人，又有病，就留下吧，你們這又不是沒有房子！」醉老財擺着雙手說：「你別多說話！留住個人倒不要緊，可是……」他彎着腰向地下坐的少婦，說：「你是從那兒來呀？得的是什麼病呀？因為是年底，誰也不願討麻煩！」地下坐的少婦忽然一挺腿就站起身來，她直瞪着圓亮的眼睛，更急尖的聲音說：「你們就不必多問！趕快給我找一間房子！我也用不着你們這兒的夥計伺候，附近有收生婆沒有，快給請一個來！」她這樣直着腰清清脆脆地說着話可就顯出來她那隆起的腹部，連肥斗篷似乎遮住，真得快請收生婆了！說完了話、她又一陣腹痛，疾忙將腰彎下，醉老財心說：「不好！我這兒要雙喜臨門，又得添個攪我睡覺的！黑三上前要攙，可又怕自己的這隻麵手髒了人家的斗篷，斗篷是青綢面的，裏子大概是火狐。大家都更發怔，誰也不是收生婆，這號兒買賣誰都不敢接，可是這時那位官兒太太跟秦媽都一齊聞聲出屋，秦媽冒着雪跑來問：「誰要請收生婆？」有個夥計說：「得啦！來了堂客就好辦啦！」秦媽趕緊來攙少婦胳膊，又問說：「幾個月，？够月份啦嗎？怎麼就是你一個人呀？」少婦却歎了口氣，她一手握着肚子，一手仍拿着馬鞭，她臉如白紙，搖搖頭說：「不必多問！快給我找房子吧！」

方福勸着醉老財說：「反正這件買賣你今天是推不出來啦！快給人家找房子得啦，如果在這兒養個胖小子，過年你的買賣必定更得興旺！」醉老財皺了皺眉，歎了一口酒氣，就只好叫夥計給東屋裏點上燈，燒上炕。

禿子上前卸馬，黑三去搬行李，馬上是兩隻大包裹，上面滿掛着雪，黑三用手一撥，却吃了一驚，原來裏邊真沉，心想，裝的都是些什麼好東西呀？禿子也嘆了一聲「寶劍？」原來鞍邊確實是有一口寶劍，鯊魚皮鞘，青穗子。此時秦媽已挽着那少婦往東屋走去，一看背影，醉老財却又吃了一驚，只見這少婦雖然身孕好重，但踏雪邁步，一點也不像秦媽那樣的扭扭捏捏，原來是大足，這人是男是女此刻都成了疑問。而胭脂色的馬，寶劍，火包袱，更令人驚異。一個夥計進那屋去點燈燒炕，黑三提着兩隻沉包裹，把燈交了另一個夥計，而禿子搬鞍占，牽馬，剩下的一個夥計跟方福，醉老財，却都面面相望，覺着這人的來歷實在可疑，他們進了櫃房，談論去了。此時院中的雪仍然落着，那秦媽已將少婦攙到東屋裏，東屋是很小的一間屋子，四壁皆是黃土壘成的，並在牆上掏了幾個方形的深洞，是爲客人存放東西之用的，就彷彿壁櫥似的。四壁蕭然，除了炕上的一張蘆蓆，一塊磚頭，壁上掛着一隻半明不滅的油燈之外，就別無什物。外邊有個窟窿通到炕裏，炕裏早就堆好了曬乾的馬糞了，從窟窿塞進了燃着的乾草，立時炕裏就着起火來，就炕縫冒出了烏煙臭氣，一霎就充滿了室內，刺激得秦媽不住的咳嗽，那少婦却發怒起來，嚷着說：「這是什麼屋子？我本來住在東邊的村裏因爲那村裏的人家都太窮，請收生婆得走出七八十里地，我才

到你們這兒來，聽說是什麼金張掖，銀武威，你們這兒是個大城，店房最寬綽，辦什麼事也都方便，沒想到你們這兒？……」店夥也在濃煙裏咳嗽着，回答着說：「這條街上數我們這家店最大了！城裏還有幾家，比我們這兒好，可是太貴！」少婦說：「只要房子好，無論多麼貴我也住，你們這是什麼店？」此時黑三提着兩隻沉包裹衝進濃煙來。他色迷迷地打聽跟這位將要生產的少婦套套近，他就笑着說：「大嫂！你就將就些吧！這大年底，店裏本來就不收住啦，我也是這兒住的客，剛才我給您說着，才……才叫您在這兒住，房子又是間膏肓房子，最吉利，准保叫你平平安安在這兒生下個胖娃娃，跟個小老虎似的。一不料吧的一聲，一個嘴吧打在他的臉上了，他雖然沒想到少婦會打他，可是剛才他看見少婦的兩隻細手兒，心裏就會一動，想着：若叫這樣的細手兒拍在臉上一下，那才解癢癢呢！可是沒想到這一下拍得太利害了，就像他早先被駱駝踢過一下的那股疼，他不由得「哎喲！」一聲喊，一隻包裹才擱在炕上，另一隻包裹可就拋在地下，把他打得握着臉發怔。禿子送進來那口寶劍，擱在炕上，拉着他就走，說：「瘋都瘋啦！這種事用得着你忙嗎？」黑三被禿子拉出去了，大門關着，倒使屋中的烟氣漸漸散出，對面的人已能看出服侍她的這個婦人衣飾很是整齊，而且勸她息怒，說：「身子重的人不應當生氣，這兒的店房都是這樣，您要什麼，他們都能給預備可是都得另出錢。」說話溫和而有禮貌，不像是店裏的內掌櫃的，或是什麼村野的婦人。少婦遂也就溫和地說：「你是這店裏幹嗎的？」秦媽說：「我是個伺候官太太的，我叫秦媽，跟着我們太太上路，就被雪阻在這兒了，住了兩天啦。這位太太……」她掀開這少婦胸前緊掩

的斗篷，看了看，就問說：「快了吧？您覺得怎樣？」少婦面容愁蹙，微微地歎氣，說：「既然咱們在此相遇，也算有緣，你們幫助我……咳！我想不到我竟至於此！……事後我一定要重謝你！」秦媽連連說：「不算什麼，您放心吧！我一定能服侍您，我們老爺有兩位太太，我就服侍過她們三個月子啦。」忽然看到了這位少婦的一雙大足，青鞋上沾着許多泥雪，她就問說：「您是北京人吧？您是在旗吧？怎麼這樣重的身子，家裏怎叫您一個人出門呀？……」她帶着驚奇地問。少婦却自稱婆家姓春，娘家姓龍，皺着眉沉吟了一會，就說：「我的男人是個當官差的，因往迪化上任，半路上遇着風雪，走迷失了！」

我再也無處去尋找他們了，又因身懷有孕，分晚在卽，所以才來到這裏。勞你駕吧，你先把我的包裹打開，那裏邊有一牀棉被給我舖在炕上吧！」秦媽聽了歎息着，又答應着，就把炕上的這隻包裹打開，只見裏邊盡是一些黑色的衣服鞋襪，不像是婦女穿戴的，裏邊還有個沉重的小包兒，像是許多銀兩。秦媽往旁推了推，不防「吧答」一聲，從衣服裏掉下一個東西，却是一隻很小的弩弓。秦媽也沒介意，連寶劍帶包裹全都推到一邊，又由地下提起那隻包裹來，這隻更沉，打開，見有一份很新的，布面是綢裏的棉被，被裏也裹着個小包裏，特別重，也像是銀兩，秦媽把棉被平舖在炕上，用一隻包裹作爲枕頭，她服侍這位春請娘子在炕上臥好，此時炕已燒得漸熱，屋裏也漸暖，秦媽剛要去關屋門，就見她們的二太太踏着雪走來，悄聲向她問說：「生了沒有？是男孩子是女孩子？」秦媽笑着說：「那能這麼快呢？看這樣子得一些時候，這位太太姓春，是旗人，……」二太太進屋來，她面上含笑，似乎特別的喜歡，尤特別注意

炕上臥着的少婦的模樣，和身孕的情形，秦媽隨手帶上門，就給她們二太太向炕上臥的人引見，春龍娘子也沒起身，只是口中道謝，又求秦媽快去給她找個收生婆來。二太太坐在炕邊，笑着跟春龍娘子說閒話，就拂手令秦媽出去，吩咐她三件事：第一由她的屋裏再取一牀棉被來給這位太太蓋上，第二快叫店家燒一盞熱麵湯，打上兩個雞子最好，第三趕快去請個本地最有名的收生婆。她又安慰春龍娘子，說：「不要害怕！有我個幫助一定能叫你平平安安地生下小孩。」秦媽在旁也說：「我們二太太也是剛出月子。」二太太却瞪了她一眼，說：「我剛才吩咐你什麼？你就快辦去罷！這時候你還在這兒閒搭言，耗工夫？快去！」秦媽趕緊出了屋，她先取來一牀很厚的紅緞棉被，上面還有小孩的尿跡，她又出去，這時櫥房裏大家都正在吃麵，並亂猜着突來的這個孕少婦是什麼人，黑三也不下麵了，他蹲在櫥房的一角，握着臉生氣，禿子在笑他。方福還照舊地飲酒，醉老財却頓腳，捧酒杯，說：「這決不是一件喜事，她若真是個女強盜，不等出月子她就許犯案，若叫我在大正月的再賠着吃上一件官司，那才，那才，倒霉極啦！」韓秀才永遠抱着火爐子不肯離開，因為他的給大褂是太為單寒了，他搖頭說：「不至於！你們別胡亂疑惑，剛才我在窗外偷聽見了，她跟秦媽說話，說她是個旗官的太太，因為走迷了路才來此，千萬別胡亂疑惑，也別怠慢她，明天他的男人就許找了來，大年底的，你們得叫他出雙份的房錢才行，我還想送他一付喜聯呢，也得跟他要點喜錢。」這時秦媽就走進來了，叫去找收生婆，醉老財却又躁腳，說：「這時候！哪兒給他找收生婆去？人家都預備過年，家裏供上神啦！人家還能為幾個錢，又出來？大年底的誰不討吉利？誰能像我

這樣倒霉？黑三那忘八蛋要不是他在旁邊多嘴，我決不能留下！」旁邊方福倒是明理，他連連擺手說：「這可使不得！你要是不管找收生婆，倘或那女人生得不順利，連娘帶子死在你們這店裏，可又是一回事！」醉老財嚇了一跳，又蹀脚說：「這可怎樣辦呀？收生婆上哪兒去找呀？我要是個收生婆那可就好啦！反正我也倒了霉啦！我可以給她去接生。這……除非要生孩子的是熟人，是早就跟收生婆說好了的，不然，你出八兩金子人家也是不肯來呀？……我開的是店，我賣飯，不管人家養孩子！」這時那給方太太趕車的人又來了，手裏拿着個寶盒，他是想來這兒贏上幾寶，轉轉運氣，好回到他那親戚家裏再去撈本兒。你一進屋，聞說這件事，他也插言亂說，還不住的擺手，說：「請不着收生婆！家家都供了神，誰還出來？」又問秦媽說：「這件事，只要是姑娘們或只要養過孩子的就能幹得，不必要什麼內行。」韓秀才在旁也說：「對！我給開劑一催生的藥叫禿子到藥鋪裏去買來，有藥一幫助，大嫂你再幫幫忙，就算行啦！收生婆的錢是你的，大夫的錢是我的。」秦媽急得從頭上流汗，說：「我倒是……此是我胆子小，沒接過生！」方福又說：「沒有什麼的，瓜熟自然落地！」於是秦媽首肯了，女人向來是同情女人的病苦的，尤其是關於這生產的事，她覺得沒法子，只好自己振作點精神，幫幫人家那位可憐的太太。

而這裏的一些人也都不必冒著雪出去找收生婆去啦，賭錢的照舊賭錢，喝酒的照舊喝酒，秦媽又叫黑三燒一盞熱麵湯，黑三却蹲在那裏搖頭說：「不管！她打了我一個嘴吧我還管？」秦媽只得求禿子給燒火，她自己給做湯下麵，並跟夥計要雞子，說：「你們別太狠心！你們也都是父母養的，人家也是位官太太

行李裏也不是沒銀子，人家平平安安地生下來，什麼錢都不能少給你們！」她跟夥計要了兩個雞蛋，韓秀才已借着櫃上的紙筆寫了一張藥方，交給秦媽，秦媽一手拿着雞蛋，一手拿着藥方問說：「誰去一趟，黑三你去一趟吧！這是件好事，你給買回藥來，我能給你求賞錢呢！」黑三依然搖頭說：「不管！她把兩個包裹都給我，我也不管！」這時炕上的那些人依然大賭，那趕車的帶來身邊僅有的兩串錢，開了兩寶他就輸光啦，一聽說這裏有賞錢，他就趕緊跳下炕來，說：「我去！反正我這兩隻鞋也交代啦，我去給買一輪藥，可是回來時，得給我一吊錢的賞錢才行！」秦媽說：「錢一定有，人家不是沒錢的人，你快給買去吧！藥錢我先墊上，連一吊錢我也給你。」秦媽由她的小棉襖裏拿出兩張本省通用的錢票，交給這趕車的，又歎了口氣，說：「沒法子！人家一個落難的人，難道咱們真能够忍着心看着不管嗎？」那趕車的接了錢和藥方就回問炕上那幾個賭伴招呼了一聲說：「等會我！買了藥回來我再撈！」他提上了鞋跟，慌慌地往外走，不想幾乎撞在一個女人的身上，這女人剛要進屋來叫秦媽，原來正是他給拿車拉來的那位方太太，他就說：「喲！差點兒沒撞着您？那屋裏的娘們生了沒有？叫她等會兒，我給他買催生藥去！」說着往店門外就走，方太太却想起了一件事，就叫着說：「趕車的你回來！我要跟你說一句話！」趕車的止步在雪地，回首問說：「什麼事？」方太太却聲音不大的說：「看這個雪，一天也許能住，我還是想走，你常在這兒聽着點吩咐，別淨不照面兒！」趕車的說：「太太您給我十兩金子我也不能拉您走！多大的雪呀？」方太太笑了一笑說：「窮瘋啦！十兩金子？送我們到了涼州府，給他添十兩銀子的賞錢就算不錯

拉！」趕車的一聽，心說：啊！十兩？多給五兩我也幹呀！在這兒過年倒是不錯，可是錢都輸光啦！他遂就笑着說：「得啦！太太放心吧！只要路上能走，我也不願意在這兒乾蹲着，蹲一天得賠一天的嚼過！」他買藥去了。這裏二太太先跟趕車的安下了話。她就拉開門縫兒去叫秦媽，秦媽說：「你等等！我把這盤麵湯下好了我就去！不是暫時還不急嗎？」二太太說：「暫時倒是不急，也許今天生不了。」又說：「你回頭到咱們屋裏去一輪，小姐又醒啦！」秦媽答應了一聲，二太太把門縫掩上，就踏着雪回到她住的屋，她的小鞋兒都已濕了，但她的屋裏却很暖，炕是熱的，地下還放着個炭盆，她來回地走着，彷彿是忽然受了一刺激，發生了一個新的企圖，這企圖又使得她歡樂之中夾着害怕，像她第一次發覺有孕時一樣，她想：假若別人生的這個，正是自己所希望而生，沒得到的，那麼把自己所不喜歡的這個，換一個相反的，那不也是很好嗎？自己這個女孩子，雖已過了滿月了，可是長得又瘦又小，把她的小衣裳剝了，拿去充那新落生的小孩，那個產後昏暈的女人大概也不能查覺。大雪寒天，殘年旅店之中，誰還管這回事，明天或後天一定走只要是把秦媽跟方福買好了，誰也不能給點破了這件事。……越想越受刺激，並望着炕上熟睡的親生女孩流了幾點眼淚，此時秦媽在那屋裏服侍那位春龍娘子吃過了麵湯，就來到了這屋，問二太太有什麼吩咐，二太太先關嚴了屋門，然後她拉秦媽到了自己的近前，她用極低聲音說了自己的祈望，並說：「假若她生的這也是個女孩兒，那就算是我空想了一回，都不用再提了！萬一她生的是個小子，那……你幫我！我給你十兩金子，也給方福十兩，你們永遠給我瞞着，見了老爺就說是我生的一個小子